



倒退30年,电影城的爸爸叫电影院。名字朴实,却热得烫手。那时,有线电视还在怀孕,电脑蠢笨得像头猪,手机、网络更在梦想之外。电影、歌舞是大众娱乐的主流,电影院垄断着眼球经济。有票,就有眼福。

老镇有座影剧院,由大会堂转型而来。“XX影剧院”五个大红字刷在门楼,老远可以看见。大门东厢是售票处,一孔方形小窗。每天下午,一拨拨的人够着窗口买票。

影剧院雄踞在镇中心,坐北朝南。两条主街以它为直角顶点,另一条繁华的老街窝在百米外,仰望它硕大的乌瓦屋脊。影剧院台面高大,需爬上十多级台阶。八扇正门,宽阔高大如同宫殿。正屋两边各一条宽阔的走道,供观众退场。道口矗立高高的铁门,森严得像监狱。

影院一个经理,三个职工,负责检票、放映。每个人走在街上都喷喷香。不花钱看电影,就凭他们一个眼色。那个年代,一张电影票两三角,今天看来不足挂齿。可那时50元算是高工资,需掰着手掐钱。一个月自费看个十场的,就算是土豪了。小偷是逼出来的,逃票就成为了一种时尚。

开映前个把小时,开始检票。一般的电影,开一扇正门,门口置一架大铁框,职员站里面检票。热门电影或者歌舞,观众如潮,开两扇门检票,还得请三四个民警在一旁押阵。

电影票四种颜色,红蓝黄绿,彩纸切成的窄条,七八厘米长。正面印有X排X座,反面戳上X月X日X时。

“凭票入场”,门上斗大的红漆字提示。“检票!检票!”职员Y立在铁框中,板着脸喊,观众已经排成了长队。撕票,放行,撕票,放行,观众鱼贯而入。门柱上贴着《芙蓉镇》的海报,据说蛮好看的一部电影。一个大分头踱过来,酷似海报上的姜文。背着双手腆着大肚,不急不慌地冲Y点了一下头。Y立即满脸堆笑,手往里一挥。大分头宽阔的身躯几乎塞满了门框。

一张张红票依次递到Y面前,一一被掐掉一半。“票呢?!”猛听Y大吼一声,拦住一个板寸头。

“这儿。”板寸头沉着地指指自己的脸。“什么意思?”Y叉手把板寸头往外一推。“刚才赵主任不是也用的它吗?”板寸头直接点出名字。

“人家是干部!”Y一急,实话实说。“干部不是人吗?”

“你这是什么话?”

“什么话?中国话!干部不打票?国家规定的吗?你看看——”板寸头手指着门上的红漆大字。两个人就这样杠了起来。“噢——噢——”后面有票的着急进场,没票的跟着起哄。H经理在门厅里闪现,冲Y使了个眼色。“进去补票!”Y把板寸头往里一推,又冲着后面嚷:“莫急莫急!票拿好票拿好!”人流继续缓缓地流淌。

那时全城只有一个女浴室,在马棚巷。

原先是有两个的,另一个在城北,叫图画口(音)浴室。那是个大池浴,澡资便宜,只有几分钱一张券。容纳的人多,吸引很多浴客。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一个家庭养四五个乃至七八个子女是稀松平常事,大多数人家手头拮据,用钱的地方多,能少花钱就少花点,自然,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大池浴。于是,经常看到一个妇人手中攥着个布包袱,后面拖拖拉拉跟着三四个脏兮兮的小女孩,走进图画口浴室。进了浴室,这些小女孩大的带小的,小的拽大的,脱衣解带,囫圇着光身子,大的抓个黑乎乎的毛巾拉着小的,呼啦啦钻进人头攒动的浴池,去下人肉饺子。那浴池里人多得抹不过身,可孩子在里面疯玩得带劲。见泡得差不多了,妇人嘴里骂咧咧地从水中拽起个孩子摞在浴池边,用丝瓜瓢子下劲地在孩子身上来回搓,不一会儿孩子身上的污渍向下到处流,屁股坐着的那周边污水漫溢。搓罢,妇人揪着孩子在池里冲洗一下,用肥皂在孩子全身上下打一遍,再用手在孩子身上搓一遍。由于触痒,孩子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左躲右避,妇人则一巴掌打在孩子的屁股上,嘴里骂道,笑什么笑?个骚丫头!最后,用池水冲干净,让大的带出去穿衣服。接着,再拖第二个孩子来洗。

由于孩子太多,且都是顽皮之龄,难免有所疏忽,有的孩子趁大人无暇顾及之时,跑到热水池里被烫伤了,还有的摸到锅炉里被烫死了。因为事故频发,这个浴室后来关掉了。

我小时候大多数是去马棚巷浴室洗澡,因为母亲单位发这个浴室的澡券,每月4张,男券两张,女券两张,男券1角2一张,女券1角8一张。家里的澡券从

逃票

□ 顾文东

刷脸是那时的一种荣耀。政府、派出所、供电所……凡是影剧院的祖宗,得罪一个,立马有颜色看。此外,从经理到职员,也有各自的私人关系:粮站卖米的、供销社柜长、

孩子的老师、浴室跑堂的……莫要小看跑堂的,那个时代公共澡堂忙得很,给不给热毛巾把擦身,全看跑堂的脸色。

有人刷脸,就有人蹭热度,也有人混票。混票,需要团队作战,至少三个人两张票。入场时,没票的夹在中间。第一人的票刚被检票员揪下,第三人用力往前一拥,假装大声冲后面抱怨:“挤什么挤!”与此同时,有票和没票的兄弟都撞了进去,第三人立即把票送到检票员眼皮底下。检票员眼睛一花,好像滑过一人,逮之不及,只好继续查票。

有一回,上映《基督山伯爵》,很热。一哥们拿一张黄票,大摇大摆地送检。不料,检票员Z劈手夺过:“假票!”哥们很冤枉:刚买的,怎么是假的!Z指指后面:“你看!你看!”哥们调头一看,后面排成了一条龙,都是红票。这时,H经理和一个警察招手把哥们喊进去,一盘查,经理自我打脸。原来是半价向他的侄儿买的。顺藤再一摸:侄儿从影院偷了不少空票,再自个儿戳日期,或送人,或小卖。

检票是一场猫与鼠的游戏,还有人会玩一票两用。前一人进场后,从旁边的门缝把残票塞给第二个人,算是废物利用。但有个窍门:第一人检票时,须掐住票根,控制被撕的长度,越短越好。第二人采取同样的方法去检票,以免露馅。

当猫和老鼠在大门口周而复始地闹腾时,有人独辟蹊径。退场口的铁门,近三米高,顶上一排尖刺。我亲眼见到几个蜘蛛侠,三下两下爬上去,用棉袄遮住尖刺,再翻身过顶,吱溜滑下地。门里门外的人看得目瞪口呆。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影院拿出绝招:看座抓贼。映至中途,影院济济一堂。不仅没卖票的前两排满座,就连中间的走道也客满。上空光柱摇曳,银幕光影变幻,上千双视线投向银幕。这时,一块光斑在座椅间窜动,一旦定格——照到了“妖怪”。常常搭住一个,惊飞一群——脚点着椅背四散奔逃。嫌疑人被押到办公室,老实一点的,掏口袋补票。遇到狡猾的,一口咬定票丢了,座位在:X排2座。2座在中央,有人坐,需要跟那个人对质。排与排的空档很小,挤进去找人,会被入戏的观众骂死。经理挥手放人。更有甚者,手电一照——哟,关系户,只好哈哈。那些翻铁门进来的侠客,通常三扭两扭半路上就溜了。

逃票,自然影响效益。影院尝试过各种改革。请警察押阵,让警察检票,由外来的剧团人员检票。收效甚微。后来,多采用推票包场制,把票打折直销各个单位,折扣留给各单位领导。效果稍好一些。从此,售票窗口的铁条慢慢锈蚀。逃票的真正绝迹,恐怕是影城兴起之后。一方面缘于经济腾飞改变了供需关系,另一方面缘于娱乐的多元化。

洗澡琐忆

□ 朱玲

来都是用不了的,因为浴室太忙了。全城的女子得有多少人啊,而且马棚巷浴室是盆浴,20个水泥澡盆,只能限定同时20个人洗。等到前一个人洗过,后面的人才能洗。那个忙啊,真可谓空前绝后。首先进门收澡券就要排队。那队要有四五十米长。大冬天,至少得在门外站上两个小时,直冻得鼻涕乱飞,牙齿打颤,浑身上下瑟瑟发抖,这才望眼欲穿地进了门。下面是等放衣服的位置,这得看快速反应能力,眼睛瞄着浴池门,看到一个浴客出来了立即贴上去,不能让人占了先。腆着脸皮看她漫不经心洋洋得意地一件件地穿衣服,你只能将万般火急强压在心里,不能流露一点,否则会招致她的呵叱,甚至取消你的候位权,反正她是有恃无恐。好不容易等到位置,将衣服归置好,最艰巨的事情到了——到浴室里面等澡盆。一般至少要等4个人以上,一人洗半小时也得两小时,你还得须臾不离地站在澡盆边等,以防止有人插队。这剧烈的一冷一热,体质差一点的,根本承受不住,晕倒的大有人在。即便不晕倒,也闷得够呛。也有体质好的,在里面偷偷洗头。那时有个奇怪的规定,洗澡不准洗头。如果谁偷偷洗头被抓住了,要罚款或拿去衣服。所以,浴间里不断有工作人员来回巡视。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即使在里面洗头,也挺受罪的。就算躲过了工作人员检查,也有后面等洗的人出来检举,因为她们等得实在太着急了。

这样洗个澡得大半天时间,为了少受罪,人们只得大幅度减少洗澡频率。少洗澡、不洗头,导致那个时候头上生虱子、身上生疮的人挺多。

如若是在过年前洗年澡,非得在廿四夜前就洗过,要不然,那个忙啊,让你过年的兴致大打折扣。

我母亲每次洗澡都要发几回狠,才能成行。每次洗过后,都长长地舒口气,阿弥陀佛,总算洗过了。

大约在父亲上初中时,爷爷不幸去世,不久奶奶也随之而去,当时三个伯伯都已成家,父亲也就成了“孤儿”。但听父亲的挚友说,料理完爷爷的丧事后,父亲并没有太过悲伤,而是立即卖掉书本,出外闯荡了。几年后回来时,穿着皮衣皮靴,拎着大包小包,逢人就散烟说笑,仿佛是个衣锦还乡的富豪。

我幼年时,家里虽不十分富裕,但日子过得十分快活。一晚看完露天电影,我骑在父亲肩上打着哈欠说:“要是能在家看电影就好了。”没过几天父亲就买了台熊猫电视。不久,因见母亲做饭辛苦,父亲先斩后奏,扛了个煤气灶回家。母亲责怪他打肿脸充胖子,他总是说:“人生在世,‘快活’二字。”

父亲虽然能说会道,但终究没什么文化,为了一家人的衣食,他踏踏实实当农民,农闲时出外打工,干的都是体力活。他是个志向的人,又见过些世面,干活累时,难免有些怨气。和许多父母一样,他把希望寄托到了子女身上。每当开学时,他总是对我说:“一字值千金,读书要用心。”他从不跟老师打交道,但特别关注我的考试成绩,考得好他喜笑颜开,考得不好他又怒又恨,末了还是那句“一字值千金,读书要用心”。

好在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考上了大学。大学开学前,父亲没跟我谈多少大道理,只是一脸严肃地说了句:“宁生穷命,不生穷相。”说完这话,他的脸色又露出一丝愧疚和不舍。大学期间打电话回家,父亲总是叮嘱我不要太过节省,要常和同学出去玩,不要小气,还不停地问我有没有钱。每到月初,他都会准时把生活费打到我卡上,从未迟滞。

大学毕业后,我四处求职,父亲看起来比

我的“三错”囧事

□ 卢有林

其一:穿错鞋。记得1996年7月的一天,我和同事老邵去高邮批改六年级试卷。晚上吃晚饭时幸遇两位师范同学,喝了一点小酒,头晕乎乎的。回到进修学校住宿,安排妥当后,我们决定到师范浴室去洗澡。洗澡出来后竟发现我爱人特地为我此次高邮之行新买的皮凉鞋不见了。我找来浴室老板义愤填膺地说:“我总不至于赤着脚来到你们浴室洗澡吧!”浴室老板顿时哑口无言。经双方协调,对方赔了我60元。我拖着凉拖回到宿舍,推开门的一刹那,老邵大呼:“你个大仙,你的皮凉鞋不是俏正地放在床下嘛!”我一拍脑袋,原来,宿舍里的凉拖与师范浴室里的凉拖长得一个模样,我是穿着宿舍里的凉拖去师范浴室洗澡的,是喝酒把自己的脑袋喝糊涂了。

其二:坐错席。我有一个远房表亲,虽与我同住小镇,但平时没有往来,所以我不清楚他的确切住处,只从别人的言谈中模糊地知道他大致住在小镇的西桥一带。某日,接到他的一个电话,简单地寒暄后,他告诉我孩子做20岁生日,想请我第二天晚上去他家捧捧场,还告诉我家门口搭了喜棚,请了本地最有声誉的厨师等等。大凡中国人都不会推却这样的邀请,我满口答应,对方似乎显得有点小激动。到了第二天傍晚,我从县城开会回来,骑上电动车匆匆忙忙赶往现场。我想,只要看到西桥附近的喜棚保准没错。从西桥下来真的发现不远处有一个灯火通明的喜棚,我骑了过去,不假思索地一头扎了进去。一个朋友对我招手,调侃说:“大领导都来得迟,就等你了!”我也不谦虚,在空位上坐了

我还紧张,他努力回忆曾经在城市的打工经历,想给我一些指导,可到最后只是长叹一声。后来我在杭州找到了工作,父亲才如释重负。逢年过节回家,父亲没有过多的言语,就是买我爱吃的菜,摆满整整一桌。一次吃饭时,他好几次欲言又止,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一句话能把人说跳起来,一句话也能把人说笑起来。”知子莫若父,那时我年轻气盛,自恃甚高,与谁说话都有一股凌人的傲气,得罪了多少人都不自知。父亲看在眼里,对我发出善意的劝诫,可惜真正领会他这句话的深意时,已有些迟了。

自打工后,满脑子都是自己的事业和未来,时间也过得飞快,直到医生打电话告知我父亲确诊恶性淋巴瘤时,我才恍然想起自己已久没有真正地关心父亲,顿时悔恨与绝望交织。当我回家准备带父亲去外地求医时,父亲还责怪我不该耽误工作,要我赶紧回去。听母亲说,父亲得病后,总是念叨对不起儿子,可世上哪有老子对不起儿子的?求医的过程是艰难且痛苦的,得了这种病,等于被判了死刑。起初父亲有些消沉,但很快便调节过来,在南京、扬州、高邮的医院里,他不但非常乐观,还劝病友们:“唉声叹气,不如鼓起勇气!”他身体状况稍好时,便劝我回去上班。电话里问他病情,他总说很好很好。甚至在他头疼得快昏厥时,还骗我说在爷爷坟旁割草。

父亲走后三年,我回到高邮工作,租住的地方正在父亲最后化疗的老中医院对面。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各种压力经常搅得我彻夜难眠。每当这时,我就坐到客厅的椅子上,注视着窗外“肿瘤科”三个鲜红的大字,仿佛父亲还躺在病床上,笑着对我说:“唉声叹气,不如鼓起勇气!”

下来,好像这个座位专门为我准备似的。就在这个朋友开瓶斟酒的时候,我隐隐感觉气氛不对,环视一下竟没有发现一个亲戚。刹那间我全明白了,原来是我坐错席了!好在我的应变能力还不错,于是我抱拳致歉说:“我去买一下饭菜,我们这里把礼金称为买饭票。”刚出了喜棚,我的手机响了,是远房表亲打来电话,告诉我确切的位置,原来就在前方的拐角处。好险!幸亏进来的时候匆忙之中没有发现账房先生。

其三:染错发。快过年了,想想自己渐露白芒的长发,颇觉不适,于是匆匆带着老婆买回来的神草传奇染发膏直奔理发店。理发的人还真不少,等了好长时间,终于轮到我了,一个中年人刚起身,我也顾不上谦让,一屁股埋了下来。我对理发师说:“我带了神草传奇,请你‘加工’一下。”理发师爽快地答应。好不容易涂上了一头的染发膏,我便坐在一旁静等。10分钟左右,一个大妈惊呼起来:“老师的头发变红了!老师的头发变红了!”理发师应接不暇,貌似很专业地说:“慌什么,正在起化学反应呢!”我也幽他一默,说:“呵呵!红了才好!正好利用寒假时间跟歌舞团混几天,挣两个活便钱过年用用。”众人皆笑。又过了两三分钟,理发师好像意识到什么,发疯似的找来染发剂的包装盒端详着,嘴里嘟囔着:“糟了,酒红色!你拿错了!”她把盒子递给我,我凑近眼前一看,上书:神草传奇,颜色:酒红!现在轮到我为难了。我近乎发疯似的说:“快给我洗,洗不掉就剃光头!”理发师不敢怠慢,几乎在我头上倒了半瓶洗发露,给我又是抓,又是搓,又是揉,又是冲,结果还是一头红!戴上眼镜,照照镜子一看,一张苍老的脸,一头酒红的头发,一副流落街头的艺人形象,顿觉双腿震颤,近乎瘫软。理发师说:“别紧张,我包你黑回去!”于是,她让我又坐下来二次染发,我战战兢兢地说:“千万别再搞错了!”这时,一少妇忍不住发出一声极有爆发力的喷笑:“太奇葩了!”回家后,儿子刚从扬州回来。我说:“儿子,看看老爸头发染得怎样?”他用手捋着我的头发说:“老爸,短短的,挺精神的。但奇怪的是,头发是黑的,头皮是红的。”

桂花,一封熏黄的情书

□ 王春

桂花,熏黄了十月。
掸不尽的花瓣,
总让我绕不出这座飘香的城市。
一碗香甜的桂花元宵,
蒸腾着滚烫的乡音,
填满了一肚子的酣畅。
劳燕掠过地方,

溅起一道道金色的弧光。
我料想那枚羞湿的戒指
和一生都扫不出的二维码,
早已在花影树下凄凄地走散……
呵!一年一年的漂泊,
一年一度的花季,
就让我牵倒在这沉醉花香的晚上,
不要醒来,不要醒来。
任微风轻摇花枝,
蘸着缠绵的月色,
写一封没有地址的情书……